

点评

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许春樵

红色薪火永相传 书香筑梦新时代



本报讯(梅香 文/图)10月30日,红色图书《战地重逢》新书发布暨捐赠活动在裕安区苏埠镇举行。

调查研究、分析比较的基础上,进入反复打磨、八易其稿的艰苦创作过程。

小说以1932年3月至5月的皖西苏家埠战役为背景,从“小切口”入手,通过明暗两条故事线索相结合的创作手法,讲述了苏家埠居民潘氏离散近20年的三儿一女潘彪(红军特务连连长、特务营营长)、王杨(红军前线指挥部参谋)、杨浩(打入国民党师部任职的地下党)、杨燕(女,红军政委、苏家埠药房的医生)英勇参加苏家埠战役,以及兄妹四人之间的多次分别、相逢的感人故事。

家庭、铁血革命与人性温情的深度融合。这部41万多字的新书出版,对新时代开展红色教育、研究民风民俗、探讨文旅发展大有裨益。

活动现场,作者团队向苏埠镇党委、政府及安徽临水酒业有限公司赠送了一批红色书籍。

长篇小说《战地重逢》由周建平、朱绍堂合著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安徽省文联副主席许春樵,第六届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、秘书长李云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陈斌,巢湖学院文传学院中文系教授、曹彦周评论协会会长陈振华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,该书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感染力,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。

为了再现苏家埠战役的历史画面,两位作者在制定创作计划后,查阅档案、翻阅相关书籍、请教专家,在实地采访、

这些地域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,更承载着独特的战略意义与文化记忆。如叶家集“南依大别山麓,北临淮河平原,东邻丘陵地带,西据史河”,既是红二十五军军部所在地,也是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势力交锋的前沿。

创作的驱动力除了对题材的热情,最重要的是作家内心的使命和冲动,周建平对文学的敬畏、对文字的追随确保了和朱绍堂用四年多时间,八易其稿,高质量完成了这一40多万字的浩大工程。

《战地重逢》是红色历史题材小说。历史一个是官修的历史,一个是文学的历史;一个是事实、事件、资料的历史,一个是情感、精神、心灵的历史。

《战地重逢》是将苏家埠战役这一历史事件,以个性化、人性化的方式抒写了出来。文学的历史是有温度、有血肉的历史,将静态的历史动态化,将正统的历史民间化,这是《战地重逢》的一个重要收获。

《战地重逢》是写给苏家埠的,也是写给六安,它具有六安地域风情与地域文化的标签意义,也就是不可复制与唯一性存在。而作为一部小说,更多的是写给未来的,它的未来意义大于现实意义。

《战地重逢》是写给苏家埠的,也是写给六安,它具有六安地域风情与地域文化的标签意义,也就是不可复制与唯一性存在。

安徽省作协副秘书长(主持工作)、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余同友

《战地重逢》以1932年皖西北革命斗争为背景,扎根大别山地域文化沃土,将红军战斗历程与大别山的自然风貌、民俗风情深度融合,既是一部红色革命史诗,也是一幅鲜活的大别山地域文化画卷。

首先,小说构建了革命叙事的“大别山坐标”。小说以大别山北麓的叶家集、独山、苏家埠、溧河等真实地理空间为骨架,构建起立体的革命叙事场域。

老月饼总能让人怀旧日子。秋后,庄稼收割了,天空深蓝,桂花就要开了,月亮越来越圆,一天天地,打月饼的日子到了。

中秋节前夕,大商场里的月饼琳琅满目,各种口味应有尽有。根据自己的需要,随意挑选。

老月饼也不逊色,虽然它没有华丽的外表,但以它独特的魅力被广大的中老年群体所喜爱,经久不衰。

熬糖浆也是有讲究的,糖浆熬的火候,老、嫩、粘稠度都在老师傅的手里和眼里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备好料就开始做月饼了。师傅们拌馅料:青红丝、白砂糖、冰糖、桔饼、熟面粉、猪油(荤月饼用),菜籽油(素月饼用),

现在用色拉油的多等等。拌好的馅料颜色鲜艳,香气扑鼻。制作月饼皮那也是大有讲究,油酥面反复揉搓,叫“擦酥”,很是消耗体力,直至擦到细腻光滑才好。

每一道工序,实打实的纯手工制作。刚出炉的月饼,咬一口,外皮酥香,内馅松软,粮食的香味,果脯的清香,让人回味无穷。匠人匠心,纯天然食材才是最高端的,才会一直保持纯正的口感。

清晨推开窗,风里终于有了清冽的凉意,不再是夏末那种黏腻的湿热。阳光依旧明亮,却少了几分灼人的热烈,变得温和而通透,像一层薄纱,轻轻笼着远处的树。

楼下的栾树,一面叶子已经开始泛黄,一面展示出它红黄色的果实。风一吹,便有几片打着旋儿落下,轻飘飘的,像一封封写满夏末私语的信,终于落了地。不远处的银杏,也迫不及待地将换上了金色的盛装,在阳光下晃得人眼睛发亮。

往年这个时候,看着落叶满地,心里总会生出几分莫名的惆怅。总觉得这凋零是生命的衰败,是繁华落尽后的凄凉,连带着自己的心情也跟着萧索起来,会想起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,想起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,仿佛秋天天生就与伤感挂钩。

但今年,心境却不一样了。我蹲下身,捡起一片半黄半绿的梧桐叶。叶脉清晰可见,像老人手上凸起的青筋,却依旧带着生命的纹理。我忽然明白,落叶并非终结,而是一种回归与成全。它们曾在春天抽出嫩芽,在夏天撑开浓荫,吸收阳光雨露,也经历风雨雷电。如今,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便坦然地落下,化作泥土,去滋养来年的新绿。这不是衰败,而是生命循环中一个从容的环节,是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温柔。

秋意渐浓,带来的不只是落叶,还有天高云淡的开阔,有硕果累累的丰盈。果园里的橘子红了,稻田里的稻穗弯了腰,桂花的香气藏在每一阵风里,沁人心脾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,也是一个沉淀的季节。它不像春天那样喧闹,也不像夏天那样张扬,更不像冬天那样沉寂。它带着一种历经繁华后的从容与淡定,不慌不忙地展现着自己的美。

我站在这片落叶中,看着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地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风再次吹过,落叶沙沙作响,不再是悲戚的呜咽,反而像一首轻快的歌。我忽然懂得,悲秋与否,从来不是秋天的问题,而是看风景的人

饼是故乡甜

耿茂云

年怕中秋,月怕半。四时轮回,春华秋实。桂花香了,又想起了老月饼,老月饼的香味开始飘向远离家乡的游子,熟悉的味道搅动着味蕾,忍不住就想吃一口。

几十年前,好多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,中秋节能吃上月饼的人不多。也许好多人连见都没见过月饼,过节能吃上月饼都是奢望。要是中秋节收到的礼品是两包老月饼,那真是太开心了。有的人家,收到月饼也舍不得吃,赶紧又转手送了别人,欠着人情呢。最后,两包老月饼也不知会花落谁家。甚至有人舍不得吃,时间长了月饼发了霉也不会扔,蒸一下

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各种美食丰富,不厌其精,不厌其细,大家又在担心健康,怕得“三高”了,怕吃了甜食会升高血糖、血脂,担心和恐惧,其实是因为时代的发展,生活的美好。每到中秋,人们总会买几包家乡的老月饼,哪怕是只吃几口都行。看着熟悉的包装,品着熟悉的老味道,咀嚼着岁月的幽香,那是家的味道啊。

中秋月圆,吃着月饼,眼前浮现出一家人分吃一块月饼时的甜蜜时光,讲着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如果有时间,真该常回家看看,年年中秋月,绵绵思乡情。饼香和清风,殷殷送祝福。

老月饼里承载的那些故事,那些回不去的岁月,母亲温暖的怀抱,一起嘻闹长大的玩伴……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,也许这就是乡愁。

现在,好多年轻人受父辈的影响,也喜欢吃老月饼了,他们吃的更是一种传承和情怀。岁月的变迁,历历在目,不变的是对家的眷恋!

月是故乡明,饼是故乡甜。

公司附近几条马路边的空地上,给农人种上了芝麻,年年都种。空地在种芝麻之前,种的是油菜。油菜和芝麻长得都很好。农人的这种耕种方法一定是有门讲究的。因此,我对会种地的人打心眼里佩服,佩服他们能在土地上伺弄出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。

芝麻从种下地到收割,大约要经过七八九三个月。种下地的芝麻,好像在一场雨和一夜之间就发芽了。先是纤弱的苗,经过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,很快就长大了。长大的芝麻接着就开始开花。常言道:芝麻开花节节高。芝麻花不断地开,茎秆不断地长,反反复复,向上延伸。开花长大的芝麻,在蓝天白云下,在晨风暮色里,动静相生,是葱茏的夏日里一道别样的风景,是我满眼的赏心悦目。

芝麻花清白,透着浅紫,极具温柔气质,令人爱怜。芝麻花像倒挂的小铃铛,在风力的作用下,轻轻地摇曳,侧耳倾听,仿佛能听见一首美妙的曲子正在奏响。芝麻花又像一只只精致的哨子,对着蓝天,对着大地,吹响生命的序曲。芝麻花在空气中散发着似有似无的香气,清新淡雅、撩人心脾,深深吸,轻轻嗅,欲罢不能,最后无奈地道一句:真恼人!恼人,还是难以抗拒对它的喜欢,就好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欢,说不清,道不明。就是这香气,招来蜜蜂无数。蜜蜂在这朵花上停停,在那朵花上绕绕,忙个不停。静静瞧着,忍俊不已。

摘下一朵花,伸出舌头去舔那蕊蕊,清甜清甜的味儿就在舌尖上氤氲开来。舌头在口中转动两下,满口都是甜甜的。猜想,那甜甜的东西一定是小蜜蜂采蜜时故意留下的花蜜,好与人们分享它的劳动成果。于是,起了贪心,又摘下一朵,又去舔花蕊,口中继续甜着,心也跟着甜起来。

我享受着芝麻带来的所有快乐,不由地想到了童年。童年,那时,每年,我母亲都会在我的自留地上种一片芝麻。芝麻开花时,我就开始盼望,盼望芝麻赶紧成熟。实在等不及,就摘了未熟的芝麻青角子,掰开了,吃里面白嫩嫩的芝麻籽,甜甜的,但没有吃熟芝麻过瘾。芝麻嚼在嘴里,甜不甜,还油滋滋的,解馋。

终于等到芝麻成熟了,八月十五中秋节也到了。母亲把收获的芝麻,一大部分送到油坊去换油,留下一小部分以备家里平常用,主要用来包芝麻馅糖馒头。

八月十五那天,母亲就用新收的芝麻做糖饼。我们管糖饼叫糖轱辘。糖饼的做法有些复杂,先用滚开的开水将面烫熟,冷却后,再和等量的生面一起揉搓,然后分成一个个大小一致的面团,再在里面包上红糖芝麻馅,再将包了馅的面团做成饼,放在用稻草烧热的铁锅上细细焙,直至两面焦黄。掰开烙熟的饼,芝麻香,糖的甜香,面香,一起扑鼻而来。满嘴都是孩子们的,结果,饼还没吃到嘴里,有人就顺势将口水口水了。那会儿,因为这件事,我特别佩服我母亲,心里想:怎么这么能干啊!

母亲的聪明能干,不辞辛劳。来到城市生活后,对土地情有独钟的她,在城市周边,凡能开荒的地方,都会去开垦,种小麦春种谷,四季蔬菜,芝麻也种,年年种,跟那些在我们公司周围种庄稼的人一样。母亲说芝麻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,只要落籽,必定会有收成。这话不假。就如长在路边的那些芝麻,年年都是长势旺盛,生机勃勃。风雨中不倒,烈日下无惧,一股子硬气不屈、百折不挠的样子,看过去,叫人精神振奋。

我想:我应该向芝麻学习,也应该像我母亲,向那些种地人学习。

岁月留痕

本栏责任编辑:徐媛

秋游西茶谷

何振群

我们来到西茶谷的那天早上,天阴沉着脸。作为首次到访的人,好奇心驱使我驻足远望:晨雾萦绕中,茶树依着山势一簇簇,一道道,一层层地起伏跌宕,绵延向深处。一层层地起伏跌宕,绵延向深处。“哦——哦——”一旁翠竹掩映处突然传来几声嘹亮的鹤鸣,这如人间仙境的景象令我精神一振,兴致勃勃。

我们沿着落叶飘零的山路向谷中走去,越往深处,越是满眼苍翠。绿色的茶梯环绕群山,一直延伸到清澈的响洪甸水库边,盈盈碧水与青山相映,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。

茶谷里空气清新,令人神清气爽。观景步道两侧有多个造型别致的亭台,可供人休憩远眺;同行的摄影家们早已端起“长枪短炮”,斟酌光影,频频快门;画家则就着长条桌凳铺纸提墨,开始写生。长长的亲水栈道蜿蜒曲折,穿行其间,一侧是碧波荡漾的湖水,一侧是沁人心脾的翠绿茶园,令人心旷神怡。你也可以在临水茶楼踱着方步,沏一杯绿茶,佐几块抹茶点心,沐着清风,看远山碧水,任云卷云舒,好不惬意。

横跨湖面的绿色吊桥是景区的标志。走在微微晃动的桥上,眩晕感让我心跳加速,紧紧抓住两侧扶手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,仿佛命悬一线。这一刻,生活的烦杂被抛诸脑后,恐惧混杂着兴奋,犹如在空中漫



秋不悲

朱学语

的心境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“失去”的伤感,便能看见“收获”的喜悦;当我们不再沉溺于“凋零”的惋惜,便能欣赏“沉淀”的厚重。

原来,秋天从来都不是用来悲伤的。它是用来告别,也是用来迎接的。告别燥热的过去,迎接清爽的未来;告别浮躁的心境,迎接沉静的思考。它教会我们,生命有荣就有枯,有起就有落,重要的不是抓住繁华不放,而是学会在不同的季节里,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如今再看落叶满地,我心里没有了感伤时序更迭的伤感,只剩下对生命循环的敬畏与坦然。这秋,便也跟着明朗起来、温暖起来。

芝麻随想

惠琼

